富國名臣總論

卓吾曰史遷傳貨殖則羞賤貧書平準則厭功利利固有國者之所諱與然則太公之九府管子之輕重非歟夫有國之用與士庶之用孰大有國者之貧與士庶之貧孰急漢自高帝圍于冒頓高后辱於嫚書文景困於中行說堂堂天朝犬戎侮之至妻以公主而納之財猶且不得免也烽火通甘泉邊城晝警入粟塞下募民徙邊積穀屯田始無虛歲矣武帝固大有爲不世出之主也於此肯但已乎今夫富者力本業出粟帛以給公上貧者作什器出力役以佐國用助征戍是所益於國者大也獨有富商大賈羨

天子山海陂澤之利以自比於列侯都君而不以佐國家之急果何說乎設使國家無此固無損也夫有之未嘗益則無之自無損此桑弘羊均輸之法所以爲國家大業制四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且其初亦非有意盡奪之也既拜爵以勸之矣又大封賜卜式以誇耀風厲之矣而商賈終不聽也故重征商稅使之無利自止然後縣官自爲之耳又於京師置平準以平物價使之不至騰踴而後買賤賣貴者無所售其姦利其勢自止不待刑驅而勢禁之也弘羊既有心計又能用人其所用者前有爵賞之勸後有誅罰之威是以銖兩之利盡入朝廷姦吏無所措其

手足不待加賦而國用自足太倉甘泉、一歲皆滿邊餘穀賞賜日以鉅萬皆取足大農大農財帛盈溢如故也武帝之雄才如何哉甚矣孝武之未可以輕議也宋之王安石吾不知何如人者乃亦欲效之可乎夫安石不知其才之不能而冒焉遽以天下之重自任議者不以其才之不足以生財而反咎其欲以奪民之財則其所見又在安石下矣夫安石之遇神宗猶夷吾之於齊商君之於秦也言聽而計從之矣然夷吾行之迨二百餘年以至威宣猶享其利商君相秦不過十年能使秦立致富強成帝業者乃安石欲益反損欲強反弱使神宗大有爲之志反戕紛更不

振之弊胡爲也哉是非生財之罪也不知所以生財之罪

也嗚呼桑弘羊者不可少也

藏書名臣傳卷十七

三富國名臣

李悝

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强

孔僅桑弘羊

漢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

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斡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

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百焉

耿壽昌

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往年加海

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令壽昌欲近糴漕關内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内侯

長孫平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即以此谷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戴胄

戴胄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爲門下錄事貞觀二年胄奏曰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終文皇代得免饑饉宜令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房玄齡魏徵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可以知其人矣夫房魏知之如晦亦知之至遺言請以選舉委胄豈直能明刑善理財已乎

劉晏　妙人

劉宴字士安曹州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宴罷爲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斗至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至挼穗以供乏宴受命以轉運爲職凡所經歷盡得其利病之由然後（拔本）長爲人牽制乃以書遺宰相元載載得書即以漕事委宴故宴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又馳使勞之曰卿朕鄼侯也歲凡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而物不翔貴至

德初第五琦於諸道榷鹽以助軍用及晏代其任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累遷吏部尚書知三銓選事尚書左僕射晏所置諸道租庸使皆慎簡臺閣士以充之時經費不足停天下攝官獨租庸補署至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皆厚以稟入奉之而不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他人不能也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

以贍關中自楊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至湖嶠荒險去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以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所居修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約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官爵名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而不知欲以行其志也始楊炎為吏部侍

郎、宴爲尚書、盛氣不相下、宴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大不必）（不必）
政、銜之、先是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淸潭
等、請立妃爲后、且言韓王數有符異、時有妄言宴與其謀
者、至是炎見帝泣曰、黎幹劉宴搖動社稷、賴祖宗神靈先
帝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今幹伏辜、而宴猶在職、宰相不
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復究
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亦力救解、故宴止罷使、貶忠州
刺史、炎知庾準與宴素憾、擢準爲荊南節度使、以相司察、（眞下流）
準卽奏宴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
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詔中人賜宴死、家屬徙嶺表、（有臣如此何忍殺之）

坐累者數十人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而已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言誅宴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致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宴歿二十年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有名於時皆宴所辟用也陳諫以宴爲管蕭之亞嘗曰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十耗其九至宴充使戶不足二百萬宴察州縣災害蠲除賑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横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宴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宴之意曰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

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又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羸先令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蓋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惙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賑給少則不足以活人活人多則國用闕國用闕則復重斂矣況賑給多僥倖吏下爲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也是謂二害災沴之鄉所乏惟糧耳他產固尚在也賤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蔵粟恣之糴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自然轉相沿逮不待令驅之矣是謂二利[illegible]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

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所謂有功於國者非邪

陳恕

陳恕南昌人遷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召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應募而致若使之荷兵禦寇春時仍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曰下等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但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遷禮部侍郎

眞宗卽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帝屢
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眞宗
嘉之、咸平五年知貢舉、王曾其首也、及廷試糊名、曾復中
甲科、遷尚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數月病劇、表求館職、眞宗
曰、卿求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卽薦準自
代、遂以準爲三司使、恕爲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準檢尋恕
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爲冊、及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
第請判、恕亦不讓、一一判與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
焉、卒年五十九、眞宗悼惜、錄其子執中爲太常、恕前後掌
利柄十餘年、强力幹事、胥吏畏服、但不喜釋氏、嘗請廢譯

經院眞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欲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趙開

趙開安居人登進士第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由是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

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擢都大提舉川陜茶馬事使遂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於是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己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乃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

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幷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宜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聞、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眞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

若有餘然吳玠爲四川宣撫副使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

開乃自劾老憊乞去朝廷不許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

命席益爲之開復與席益不合而卒宋室之不競大抵若

此矣

李生曰使吳玠不譖殺曲端不訴趙開則其材豈非大將

之選哉然則愛惜人才固將相之急務與

藏書名臣傳卷十八

四諷諫名臣

淳于髡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為人也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善謳者寡人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

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太史公曰孔子曰
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
易以神化春秋道義故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
亦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壻[illegible]齊威王之時喜隱好
爲淫樂長夜之飲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
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
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
一鳴驚人於是朝羣臣行誅賞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
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方威王之八年也楚大發兵加齊
王使髡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

索絶。王曰、先生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田傍有禳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行至趙。趙王與精兵一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鞲鞠䠻、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

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卓吾曰連縱之忽遽奪之至極而亂極而悲極而衰真令

人悚灰也、況正當威王厭悔時乎、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嘗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怪而問故、優孟對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楠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

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是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待三日而後爲

相三月後優孟復來謂王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給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又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楚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至十世不絕

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應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

世大笑而止居無何二世爲趙高所殺而優旃歸漢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楊愼曰太史公此贊滑稽語亦滑稽而予獨惜其不能亦滑稽以回漢武之怒也然則滑稽豈易哉余爲譙卓吾子

左師觸龍

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

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

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
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
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
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
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
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
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
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
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
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

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

巖下貫珠

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王不如因之以為己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

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善之善卑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嘆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廷曰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

敬新磨

後唐莊宗獵于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諫莊宗大怒令叱去斬之伶人敬新磨者率諸伶走追其令擒至馬前數而讓之曰汝爲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

馳逐也汝罪當死亟請行刑諸伶復共唱和於是莊宗大笑赦之

李卓吾曰伶人敬新磨與髡與朔何異使亞子略加之意能使亞子不復縱長夜之飲也烹阿而封即墨直反覆手耳然則善引君者曷嘗有一定之途轍哉俗儒之不可以事君斷斷乎其可知矣髡之語孟子曰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孟雖好辨欲以求勝孰知其不能得也哉

附錄

晏子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

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師曠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

也。

魏敬

秦王稱帝、魏王將往賀、魏敬謂魏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曰、使秦求河內則王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何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東方朔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

人二當殺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殺帝默然赦之

簡雍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於是大笑而止

諸葛瑾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李忠臣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一門俱戰死、獨京杲至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上憫然傷之、左遷京杲

谷那律

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油衣若為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盧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

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藏書名臣傳卷十八終

藏書諷諫名臣卷十八

藏書名臣傳卷十九

五循良名臣

張釋之　納粟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滅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

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

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敎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愼夫人從上指視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貞○畢○上○

牛頭不對馬面

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已過旣出見車騎卽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廷尉奏案盜宗　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

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
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
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
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
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
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
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疾欲免
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
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
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

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柰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文翁　吏員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

此等人使難

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路溫舒　牧羊兒獄小吏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宣帝初（本習爲獄吏反病獄然則人又不係一習哉）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也方今天下賴

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

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上善其言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漢戹三七之閒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循良之報也

兒寬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

史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儒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

○聖○天○子○○○○○

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

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
經、以爲封禪告成、合袪於天地神祇、祗戒精專以接神明、
總百官之職、各稱其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
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
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
振之、以順成天慶、不亦可乎、上然之、乃自行儀采儒術以
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
堂、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初梁相褚
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
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

寛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杜延年

杜延年、字幼公、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寛、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

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
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
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
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
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
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女
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
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
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
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

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于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

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
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
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
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昭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
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于掖廷號皇
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
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
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延年爲人安和備于
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
十餘年賞賜賂遺貲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

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五
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
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
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
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後數月薨
諡曰敬侯子緩嗣拜爲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
常去酒省食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
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
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
至而最知名欽字子夏少好經書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智自助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欽爲人深博有謀國家有大政鳳輒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鎮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于欽者見鳳專政泰重亦時戒諭譬曉之頃因日食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以應天變于是天子感寤召

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遽廢鳳乃復起鳳就位鳳既復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章既死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于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爾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

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

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于公于定國　獄吏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

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少壯柰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更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吏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于是爲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

爲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爲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年七十餘薨於家子永嗣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永少耆酒多過失年三十乃折節修行定國卒居喪如禮以孝著聞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卒如其言云永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有賢行永以選尚焉成帝方欲相永會薨子恬嗣爲侯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

日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武爲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即改御史

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戶哀帝初即位襃賞大臣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爲汜鄉侯國增邑千戶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元帝時茂學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時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

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
孔光光稱爲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亡馬
幾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以與
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
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丞相府歸馬其好讓不爭如
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吏民親愛不忍
欺詒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而問之
曰亭長無故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汝平生
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自往遺之茂曰遺之而受何故
言邪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敢取人今我

畏吏是以往遺之而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餽遺況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既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皆相與嗤笑鄰邑聞者亦鄙其不能河南郡為更置守宰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之後教乃大行王莽秉政遷京部丞密

人無老幼皆涕泣相隨送數日不絕及莽居攝茂以病免歸鄉里光武即位下詔褒茂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復以茂長子戎爲大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茂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李生曰偉哉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語也夫以禮教汝汝必無我怨惡若以律治汝則一門之內小可論大可殺將無所措手足矣柰之何爲民父母者不念也茍一日之間三復斯語安有不典閔惻之念者安有無所措手足之民也然茂爲密令亦必數年之後教乃大行則非久任不遷

亦當以不及降調罷軟罷斥矣、烏能滓及窰黎、聲施后世

乎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恭年十五、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大爲諸儒所稱、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禮請、終謝不應、建初之初、丕舉方正、恭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恭賢、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獨得召與衆議、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有訟人許伯等爭田、累郡守縣令不能決、恭爲平理其曲直、皆退而自責、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之、恭

召亭長勑令歸牛亭長不從恭歎曰是吾教化不行也急宜解印綬去於是掾史泣涕共留恭亭長慙乃還牛建初七年郡國螟災大傷禾稼犬牙縁界獨不入中牟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與恭廵行阡陌同坐桑下適有雉飛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肥親謂兒曰何不捕雉兒言雉方將雛肥親於是瞿然而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也今蟲不犯竟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毋益遽還府以狀白安安即上書言狀永元九年徵拜議郎遷光祿卿十三年代呂蓋爲司徒以弟丕爲侍中兄弟父子竝列朝廷

永初六年卒年八十一
季生曰肥親亦甚可足稱袁安之使矣若是今人便須用
一升過山銀

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不忍杖罰人民服其德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衆必共斥之以故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革命改唐爲周畏大臣謀已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因而創置總監牧院諸獄追捕將相大臣俾相鉤逮掩搦護送楚掠凝慘吏人爭以周内窮詆爲高而后又輒賂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虚日

朝野震恐莫取正言獨有功數犯顏諫諍時齊州刺史瑯琊王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顏餘慶豫冲逆謀后令來俊臣鞫治有司建議餘慶更永昌赦令據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與冲通書合謀甚明非支黨比宜殊死而籍其家詔可有功駮議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者伏誅支黨未發者赦原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魁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問曰何謂魁首有功應聲對曰魁者太帥首者元謀也后意色稍解乃遂得免死當

是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十人皆縮項噤舌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反當人主意大為當時朝士所恃賴有韓紀孝者曾受徐敬業偽官已先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其家詔亦已報可有功追議之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無斬則法不得相緣所緣之人既亡則所因之罪自滅后詔從之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朕今欲以生止殺就諸公丐知古等賜再生可乎俊臣獨欲引行本更驗前罪於是有功奏曰俊臣故違陛下再生之賜矣陛下何以示信於天下乎知古等乃俱得免死道州刺

史李仁褎兄弟爲人搆誣有功爭之不能得周興奏曰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后雖不許猶坐免官俄起有功爲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陛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用乃復酒然相慶竇孝諶妻龐氏爲其奴所誣給事中薛季昶鞫獄當龐死罪龐子希瑊爲母訟冤有功明之季昶劾奏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視事令史滂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而詰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龐以故得減死有

功爲獄持平守正執據寃罔嘗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有功廻顧言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凡三坐大辟終不挫折將死晏然后以此益重之所全活者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讐矣卒年六十入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選官之日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乎會昌中追謚忠正鹿城主簿潘好禮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論之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曲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也李公曰果然哉平情待下正直事上剛而能恕尤爲難事張文成爲有功贊曰躡虎

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時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可謂善名狀矣

房琯

房琯河南人也少而好學風流秀整與呂向偕隱陸渾山開元中作封禪書上投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爲校書郎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仍復爲縣所至敦上德化與長吏以治最聞玄宗避亂倉卒走蜀琯馳至普安上謁俄而與韋見素崔渙等奉冊至靈武傳位肅宗具言上皇本意便道當時利病揣索虜情吐辭華暢肅宗爲改容謝之琯既素有重名深爲肅宗所傾倚機務一與琯決時第五琦

以言財利得幸爲江淮租庸使琯對肅宗曰往者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方卽位人未見德仍復寵琦恐人不服肅宗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入朝詔以進明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進明謝上因言琯曰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觀之琯終恐不爲陛下用肅宗問其故進明曰琯爲聖皇制置天下而以永王爲江南節度潁王爲劍南節度盛王爲淮南節度支庶悉領大蕃皇儲反居邊鄙此雖于聖皇似忠於陛下卽非忠也琯盖以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卽不失恩寵推此而言琯豈盡誠以事

陛下乎肅宗入其言於是始惡琯矣會琯自請平賊乃以琯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琯用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纍營騎步夾之旣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悉髀栗賊投芻火之人畜俱焚殺卒四萬流血丹野殘衆數千不能軍琯雖自負以天下之重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又皆儒生不諳軍旅琯每叱曰彼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因罷爲太子少師乾元元年又出爲邠州刺史始邠以武將領州故綱紀廢弛琯至洽府爲營人人自便政聲流聞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

宋儒有言曰朔方河北天下勁兵處也肅宗收復兩京全賴朔方士馬之力進明險惡悖亂小人奪顏眞卿軍權坐視張睢陽圍急而不救其讒何足信而肅宗遽信之悲夫唐末司空圖謂瑄建請諸王爲都統節度安祿山聞之大驚葢當難危之際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夾輔王室統繫人心自是長策

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祖平一有名於時元衡舉進士擢爲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德宗目送之曰眞宰相器也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憲宗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眷禮信

任異於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覲已而又稱疾憲宗以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旣許之矣而錡不朝是朝不朝皆在錡也陛下初卽位諸鎮屬耳目若鎮臣得遂其私則陛下威令去矣憲宗然之遽追錡錡計窮遂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乃詔以武元衡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崇文去成都盡以其金帛繒帟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到官緩靖約束儉巳裕民比及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服雅性莊重雖淄于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復召還執政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元衡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

悖慢無禮元衡叱去之已而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鬬不勝皆駭亂奔走元衡遂被害批其顱骨以去邏司傳課盜殺宰相連聲十餘里達于朝堂百官恂懼不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宰相元衡受害也帝震悼罷朝獨坐延英見大臣哀慟爲再不食賴裴度帽氊不死極力勸帝用兵進李光顔李愬等卒平蔡而擒吳元濟於是諸鎮始有懼意矣初元衡自蜀再入輔政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足疾免明年李吉甫暴疾卒至是元衡竟爲盜所害詔金吾有

司大索都下。聞有傳言者曰。無捜賊。捜急必反。又有投其書於路者曰。毋急我。若急我。先殺汝。故吏卒不敢捜捕。侍郎許孟容曰。國相横尸路隅。而盜不獲。賊不得。當大爲朝廷羞。於是乃下詔。決意捕賊。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以五品官。雖嘗與賊有謀及舍賊。但能自言。即有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言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衞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王承宗所遣。皆斬之。京師城門。從此加兵仗。凡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公卿朝。則以家奴持兵呵衞。宰相則金吾鼓騎翼導。每過里門。搜索傳呼。警因詔寅漏上二刻乃傳

點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

六才力名臣

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

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幷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肎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而已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見書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二十餘

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
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
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李斯之諫逐客曰臣聞吏議逐客
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
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
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
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
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
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
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

福此五帝三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才爲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

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盡爲之請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幷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頴川太守先是頴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中復

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
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
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
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
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
逃案之辠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
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
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
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
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

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衞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勑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

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田延年

田延年、字子賓、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爲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爲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劒

廷尉羣臣即日議決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稱僦直車二千凡九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

朗○説○甚○○○

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擧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寛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霸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

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旣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閒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後以他故黜廢又擢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

於治數下恩澤詔書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
咸知上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
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
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
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
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
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
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
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
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

覗甚

一以上皆并

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
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
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
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所
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
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
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他事連貶秩有詔歸潁川
太守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
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
內侯後數月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

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
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樂陵侯史高
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
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
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
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
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自
是後霸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
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始霸少為陽夏游徼與
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

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霸即娶爲妻與之終身

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平陽人父徙茂陵又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切諫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復徙爲山陽太守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以爲臣敞愚駑即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臣

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
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
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
者願得一切比於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
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
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
平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
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
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
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

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

此能自全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肎為敞

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

此天子欲用我也裴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敞拜爲冀
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
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
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
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
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
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
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
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
以治梁武敬憚敞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

武應曰駁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劒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

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

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慄、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持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

所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閒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大將軍霍光秉政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先是趙廣漢爲

太宗、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

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謂虧大化乎？延壽舉

手輿巾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
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
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
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
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
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
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
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
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
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

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髠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偏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

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年

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一

六才力名臣

薛宣　可法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説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爲宛句令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卽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

是知名出爲臨淮太守徙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高陵令
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
不能竟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
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
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
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
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
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
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
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

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或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鑄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徼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

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宣聞立受囚家錢宣以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掾實不知掾以是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

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
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
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
官屬善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月餘為御史大夫數月代
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會卬成太后崩喪事倉
卒上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
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
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
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
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

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

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乃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

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起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

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以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効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江湖上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

汙坐贓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辨名

朱博

朱博字子元京兆杜陵人也家貧好客少時給事縣廷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掠治困篤博詐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

秉政奏請陳咸爲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

教民聚會博敕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
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
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
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
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
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
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贛老
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又敕功曹官屬多
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
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

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彊慹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

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

翊欲洒卿恥拔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爲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閒襲殺之郡中清徙爲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祿大夫遷

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目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

復爲光祿大夫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寑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卒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爲丞相封陽鄉侯趙玄以少府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鐘聲故曰朱博翰音

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

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
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
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爲小史聞
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
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
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
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
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大是）
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
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內不自得其後

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爲丞相司直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誡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爲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免爲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尹時奉喪事

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其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爲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

李崇

李崇、頓丘人、孝文初、爲荊州刺史、鎭上洛、敕發秦陝二州

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一宣詔旨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人懷懼也乃只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邊戍略得齊人悉令遣還南人感悅兩境交和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兗多刼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擊鼓四面諸村聞鼓齊擊咸守要路俄頃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故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

幸遇疾暴死了也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崇遂以見還泰奉伯乃款引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與慶賓欲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為軍兵李蓋等所殺有女巫楊氏自誣云見鬼稱說思安被害甚苦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其我兄慶賓見住揚州相國城內脫矜愍為我往告我兄必重相謝且勿送官也慶賓見說悵然失色故求少停此人具報崇崇一鞫即伏時霖雨十三日大水入城崇與兵泊

城中而水增未已崇乃乘船附女牆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哉但憐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孝明踐祚褒賜衣馬徵拜尚書令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賜布絹各任其力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

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畱章武傷腰折股長子世哲性傾巧善事人以貨賂自達高孽劉騰之處勢也哲與親善世號爲李鏟

張嘉貞

張嘉貞猗氏人御史張循憲使河東因決事未決問吏曰諸君頗知有佳客乎吏舉嘉貞循憲召而咨之嘉貞條析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武后以爲能循憲對曰張嘉貞所爲也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偘偘后召見異之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勲郎中酬其得人嘉貞累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

玄宗善其對數加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鄞州別駕願內徙使步相近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内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卽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之無狀帝乃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天子大悅許以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歿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帝曰卿第往行卽召卿矣及宋璟等罷相帝欲用之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

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姓張而複名者其可爲我思之說曰非張齊丘乎今見爲朔方節度使帝乃令草詔召之至夜半帝閱大臣表疏一閱便得遂以嘉貞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

初嘉貞在兵部而張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反位其下故說不平遂出嘉貞爲幽州刺史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果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世以禮法聞、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袞表其瑞、詔示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録、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交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廵、則貓能致工、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帝崩、袞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

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衮曰貲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曰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歟衮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旣而衮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衮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則聽

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軍功平章事、當署勑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袞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曰、臣初不知、帝怒以袞為罔上、即兩換職以袞河南少尹、而拜祐甫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丐填委、故官賞繆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袞當國、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

行如不與聞之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日久帝將代之懼有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曰志貞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帝意其詐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也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矣帝曰善正已慙服是歲薨年六十贈太傅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常與祐甫同列遺以贈帛菽粟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疋云嘗坐城下見有負菜而歸者問之云市之詠怒而笞之曰何不自種吏有一錢在鬢傍者詰之乃庫中錢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遂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劍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劾以薦入爲太子中允遷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太宗聞其强幹擢樞密學士淳化四年

冬東西二川大旱寇賊蜂起賊首李順攻陷成都詔王繼恩充招安使討之而以詠知成都府事明年繼恩破賊收成都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用詠至府見城中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訪知鹽價素高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以故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擒招安司吏至廷欲斬之吏股慄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也今能亟白乃帥分兵出尚可免繼恩於是分兵隣州不數日城中兵減半諸軍請食馬芻粟詠給以錢繼恩訴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

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招安使頓兵城中不討賊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賊何由得之繼恩懼乃出城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朕無慮矣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詾詾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盱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慓悍善鬭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

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鈐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須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已而鈐轄兵敗，還走數十里許，鈐轄仍召還兵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眞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詠一日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爾輩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有罪，此吏縱之故也。民間譌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譌言惑衆，汝歸縣去，

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于市即日帖然詠曰譌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詠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嵩呼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讙每夕張燈炷香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守籤者指名伏辜詠曰鼓角爲中軍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眞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

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杭有富民病將死其子三歲富民命其壻主家貲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壻其後子訟之官壻持父書詣府詠閲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與壻而子與七初詠之自蜀還也詔以牛冕代詠詠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之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寛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愜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門人李畋閲

其旨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祥符三年詠自益州歸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以瘍生於腦求知潁州遂命知昇州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有好官否延貴曰昨過萍鄉縣得一邑宰張希顔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完葺田萊墾闢至縣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也詠大笑曰希顔固善矣天使亦善也即日同薦之於朝祥符八年卒於陳年七十謚忠定詠少學劍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夫持其不法事且欲

其女爲妻歲久益恣横不可制詠知之即陽假僕爲馭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暢、快、暢、快）未第時嘗遊蕩陰縣令餽與束帛萬錢張即負之而歸或謂此去遇夜陂澤深奥人烟疎濶可俟徒伴偕行張曰秋莫矣親老未授衣但淬一短劒去行三十餘里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夜始分其子呼曰雞巳鳴秀才可去矣詠不荅即推戶詠先以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應即排闥詠忽還立其子閃身入詠隨其首斃之少時次子又至如前復殺之詠持劒視翁翁方燎火爬痒復斷其首老幼數人併命于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相告曰前店失火擧家被焚

也少時宿鄭州有一山人自稱神和子與之語皆塵外事質明爲別語云異日相會于西川及知益州因患頭瘡於龍興觀設醮是夕坐寐夢神和子謂曰頭上瘡公勿疑不是疚病及覺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部州處士贈神和子歌詠索而閱之甚異其事乃建大閣號曰仙遊閣詠後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候十年開觀果後十年而卒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爲設大會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爲贊也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詠嘗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又曰子知公事有陰陽

否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既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初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公賦有包戎臥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公憤然毀裂儒服趣豹林谷以弟子事陳希夷希夷一見謂曰子當為貴公卿一生辛苦此地非棲憩之所也果後二年及第希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卻應多謝腦邊瘡後詠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翦左道僧紹倫累乞閑地不許因腦邊瘡乞金陵養病方許之

元書名臣傳卷二十一 終